

先 鋒 頌



中共岳池县委宣传部

一九九七年十月

先 锋 颂

中共岳池县委宣传部

一九九七年十月

榜样的力量是
無窮的

贈《先鋒》項

九七年十二月

李成軒書

唱响时代精神的颂歌

(序)

十几年改革开放的风雨洗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润泽；人杰地灵、百万人民生息的沃土滋养，在川东岳池大地上，昂首挺立起英雄徐开剑、钟华；涌现出黄天琦、杨福泉、马茂平、马德高等一批共产党员先锋，成为百万人民学习的楷模，银城为之增辉，凤山为之添彩。

纵观这些英雄和模范，其先进事迹突出地表现为：当人民利益受到侵害时，是他们挺身而出，不惜奉献青春热血；当人民需要伸张正义时，是他们敢于托起利剑，斩断邪恶编织的魔网；当矿山兄弟生命受到威胁时，是他们奋不顾身，抢在那万吨流石的压击之前；当群众生活遇到困难与焦急时，是他们伸出一双掌握技术、满布老茧的大手，排走了群众的忧虑；在山村渴望文化生活时，是他们以极大热忱、不辞艰辛送去欢乐；在广大青年热切盼望走进科学殿堂时，是他们以严谨求实的精神，开启良好学风，积极创造机会；在平凡岗位上，是他们用真诚和热情，为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献上一份周到服务的爱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袭来时，是他们敢于领航拨浪，争来经济效益的攀升。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改革的先锋、社会主义建设的奉献者。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调动多种宣传手段，为先进人物表现出的时代精神鼓与呼，唱响时代精神的颂歌。

岳池县委宣传部组织有关人员编写的《先锋颂》、塑造了岳池先进共产党员的人物群像，为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了一本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党课教材，也是百万人民学习的好教本。我相信，先进人物的时代精神必将升华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境界，净化每个公民的人生襟怀，榜样的激励，人民的奋斗，银岳池将更加辉煌。

中共岳池县委书记 王立祥

一九九七年十月

目 录

山村文化传播人	雷允树 (1)
乡村农技干部的榜样——彭召木	彭福智 (10)
几多艰辛弄潮者	
——记岳池县九龙镇玉皇观村党支部书记张立华	廖纯洁 (19)
共富酒	王光大 蒋西南 (32)
煤海情深	
——记红岩煤矿采煤队一班长 马德高	蒋建平 张成玖 (42)
企业魂	彭福智 (47)
真情注企业 爱心献他人	
——记岳池县苟角供销社营业员廖春芳	粟泽光 罗隽华 (57)
赤胆忠心干事业 真抓实干创名校	
——记岳池中学校长谭焕章同志	赵 军 谭中平 (65)
平凡中也蕴藏伟大	
——记岳池县工商局机关干部杨福泉同志	伍 强 (75)
一路风尘一路情	
——岳池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长刘顺才纪实	郑仁辉 (82)

利剑托青天 真情写春秋

——记岳池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科长马茂平

..... 郑伦贵 吴德濒 (100)

热血铸军魂

——记岳池籍现役军人徐开剑

..... 罗正远 (109)

又见军徽血染红 刘集贤 程 平 熊学莉 (114)

山村文化传播人

雷允树

真令人难以置信，在全国电影市场不大景气的时候，“黄天琦电影院”的故事却成了一部拍不完的电视剧：一年一新招、十年不倒旗。一个乡村农民电影院办成了全国、全省叫得响、立得住的文化先进单位；一位长期兴办农村文化、把喜和乐带给乡里群众的“农民老汉”竟成了各大报刊争相报道，各级电视台反复宣传的先进典型。

农民，由于历史、自然的原因，给这个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阶级带来不少的缺陷，传统的歧视和世俗的偏见又给他们蒙上了一层阴影。难怪在不少人的眼里，农民干不了文化事，农民成不了“斯文”人。

然而今天，事实胜于偏见！奇迹就发生在岳池县大石乡花园坪村。一个年逾花甲、身带残疾的黄天琦，凭着自己的执着追求，艰难地建起岳池第一家农村个体电影院。他热爱文化、无私奉献，不断把文明和欢乐带给乡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称赞的优秀共产党员。

欢乐伴随着泪水，成功充满着艰辛，镜头，拉回到那峥嵘的岁月。谁相信——

人拉车，拖出了条“资本主义的尾巴” 白菜秧，长成了“资本主义的苗”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发现过五谷不长的土地；历史之长，无怪不出，曾有过黑白不分的年代。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害”横行，天地昏昏。黄天琦和他所在的花园坪村，都无法逃避沉重的历史厄运，留下一段令人十分伤心的经历：

在极左路线盛行时期，高度的计划经济和统一的集体生产，严重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一年季度粮，三人一条裤，农民过着缺吃少穿的贫困生活。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人不能被尿憋死，黄天琦找到一位蔬菜队的亲戚，要回一点白菜籽，种在自己那点自由地里。说来奇怪，城里的白菜偏爱乡下地，包裹得又白又嫩又大，运到市上，就成了抢手货，一年下来，净赚了三四百元。黄天琦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黄白菜”。黄天琦是个有心计的人，他见乡亲们羡慕他的菜种好，就把种白菜卖改为卖白菜秧，把周围的农民也带动起来。为了节省体力，还特地买了一辆人力拉车，干起了运输和经营业来。哪知好景不长，那样的年代，岂能容许私人拉车搞运输，个人上街做买卖？于是黄天琦的人拉车，便栽上了“资本主义的尾巴”，白菜秧长成了“资本主义的苗”，遭到无情的打击。黄天

琦在这场无情的斗争中，也被打断两根肋骨。

残酷的斗争，不但没有把黄天琦征服，反而让黄天琦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扶贫得先除愚，农民太需要思想文化教育了。那打他斗他的人，都是他帮助种菜的乡亲，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十年后，花园坪村又碰上——

农民修电影院和掌心煎鱼。同样叫人不可思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似春风、似雨露，吹拂了大石乡，滋润了花园坪，农村到处一片生机。

俗话说，早出鸭子喝头水。原本就有经商思想和从商经验的黄天琦，率先在村里办起了小卖部、加工厂，加之儿子在外打工，日子过得挺红火。家里富了，活儿松了，富起来的农民总觉得生活中还缺少点什么。黄天琦常常发现，老年人开始求神弄鬼，小伙子常聚在一起行猜赌博，年轻姑娘趁赶集看上一场电影，至于妇女儿童，只好早早收拾上床，等待着明天的太阳。

1984年冬的一天晚饭后，黄天琦召开了家庭全体成员会，商量用积蓄兴办电影院，让村里群众有个文化娱乐活动之处。此言一出，大儿子第一个反对，说什么时下电影不景气，国家集体电影队都无法维持，你还在山旮旯办电影院，真是不可思议。儿媳也担心办影院，树大招风，一旦政策变，全家皆遭殃。眼见此事要告吹，老伴邓培华最了解老头子的心思，她教育儿子媳妇说：“做事不能全为自己，我们家有今天，全靠政策好，现在农村看不上电影，我们出钱办电影院，让乡亲们看看，有啥不好。”老俩口毅然决定修建私人电

影院。这消息一传开，在花园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说什么黄天琦有了经济资本，又想捞政治资本；说什么黄天琦修电影院是假，搞地盘是真；还有人打赌说：黄天琦修起了电影院，我掌心煎鱼他吃。凡此种种，黄天琦听在耳里，哽在心头，他的一片热心被无端地扭曲，真叫人不可思议。他多么希望上级党组织的支持啊。就在这节骨眼上，乡党委领导来了，县电影公司领导来了，都认为这是件新鲜事，支持黄天琦修建个体电影院。

好事多磨，是好事就不怕磨。在黄天琦率家人破土开工之时，又有位社员跑来阻挠，死死不让修建。此事传到了区、县，区委书记马光富、县委书记李太银亲自出马做工作，妥善处理了黄天琦电影院的地基问题。

1985年5月1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花园坪村上空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旗帜下面矗立着一座面积约300多平方米，设有300个座位的“黄天琦电影院”，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显眼。上午九时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周围的群众来了，县、区、乡的领导来了，各地的宾客也来了。黄天琦站立放映机旁，装理好影片胶盘，按下放映机开关，“咔嚓”一声，几束亮光直射在银幕上，镜头把“喜盈门”几个片头字由小到大推到观众眼前，全场沸腾了。掌声中的黄天琦，泪水盈眶，银幕上的画面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一位老大娘内疚地来到黄天琦跟前，十分抱歉地说：“老黄，我对不起你，请你煎熬我的掌心吧！”说完便伸出了手掌，黄天琦忙拉下她的手，连忙说：“别这样，别这样。”

第一步迈开了，多彩的银幕给花园坪带来不断的笑声，此时此刻，黄天琦又在想什么？他想——

用科学和文化开启乡村的文明

收获总是向着坚韧的耕耘者。吃饱了肚子，饿着眼睛的农民家门口建电影院，开始还真火爆。这对黄天琦来说，是个赚钱的好机会。说来也怪，黄天琦能大把大把挣钱时，产生了另外想法：我过去想挣钱，无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却又感到人活着不能只为钱。他发现，就是这一张二指大小的门票把多少无钱者拒之门外，也就是这些没有受过文化技术教育的人，始终没有钱。因果啊！千百年来使世间一些事物就这样恶性循环着。过去，我黄天琦和农民弟兄曾冲击过这个怪圈。而今，我办起了电影院，何不让无钱的农民看上电影，受到教育，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伴，得到了老伴的理解和支持。

不几天，一张军烈属、荣誉军人、五保户、残疾人、年迈老人、独生子女、教师、港澳同胞等“十不收钱”的公告，就正正中中的贴在电影院的大门上。开始这些人冲着黄天琦的“好意”前来看“领情”电影，时间一长，有的老年人觉得过意不去，就悄悄地托人购票看电影，黄天琦发现后，坚持履约退了票。这项规定，一直延续至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佳话。

黄天琦放电影，很注意农民的口味。他到县电影公司拿片前，常常问问乡里的老少乡亲爱看什么电影，在租片时细琢磨这片适不适合乡村，农民看后有什么好处。1986年6月，城里在放《红楼梦》，乡里年岁大的老太婆很想看看这部电影，黄天琦来回跑了三次，才拿到影片，免费映了一

个白日场，把周围几里的老年人请来圆了一个梦。散场时，几位老大娘拉着黄天琦的手，感激地说：“你真是位大好人！”黄天琦幽默而谦虚地答道“不是林妹妹好，我恐怕请你们也不会来。”黄天琦很珍惜农民来看电影这一机会，他从不放“白水片”，每场都免费加上时事、科教宣传。他瞄准本地优势，放映了《科学养猪》、《稻田养鱼》、《喂小家禽》等科教片。特别是在推广“白色革命”这一农业技术中，他走村串户宣传放映《地膜育秧》100多场。不少农民看后饶有兴趣地说：“庄稼长得快，就得盖铺盖”，当地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技术。黄天琦在这一年的电影放映中，硬贴上两千多元。1987年黄天琦被中宣部等七部委表彰为科技电影汇映活动中的先进个人，同时出席了原南充地区文化工作会议，被评为“文化先进个人”。

在荣誉面前，一种人就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另一种人则以此自励，不断前进。在上级领导鼓励黄天琦，乡亲们需要黄天琦时，黄天琦选择了后者。岳池石垭和广安广门、枣山一带的农村，不知是谁带了好头，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兴吹吹打打，放场电影，这既改变了旧有习俗，又开启了文明之举，真是件大好事。遗憾的是，乡间山高路陡，交通不便，要请鼓乐队，人多价高请不起，要搬动城里放映队，条件艰苦请不来，怎么办？我黄天琦身为共产党员不能让领导失望，不能叫乡邻扫兴。他添置上录放机，配上喜庆曲，备上担担，便走村串户，吹打放映起来。从这以后，该乡少了封建迷信风，多了一个“喜乐神”。

别看黄天琦这尊“喜乐神”成天妙趣横生、欢乐异常，在笑口常开背后，也有过伤心流泪的时候。1986年春天，五

里堆一位老人70生辰，请黄天琦去放电影，黄天琦手跌断才三天，按理完全可以推辞，可他想到“人生七十古来稀”，老人的心愿不去了却实在过意不去。他坚持带伤前行，天下着雨，山高路滑，在放电影回家的路上，不慎掉进水田中，冰凉的水浸入伤口，真是疼痛难忍，回到家中，老伴心疼，忙叫儿子请医生。儿子对父亲的行动不理解，当面责备道：“爸爸，你把家里挣得的钱，用去做这、关心那，我们却没啥，可别人怎么看，有人说你是想钱不要命。”这是多大的误解，我黄天琦过去为了钱，戴高帽，儿子跟着背黑名，读不上书，现在，我有点钱，办电影，全家跟着受拖累，没富起来，孩儿们有意见，我能接受，可我把钱用于山村的文化事业，给农民放贴本电影，难道群众还不理解？面对这刺心的话语，看到一个个瘦削的儿子，黄天琦再也控制不住思想和情感的闸门，伤心、内疚的泪水夺眶而出。然而，家有大有小，话有长有短，共产党员可不能为了小家而忘了大家，为了个人而丢掉群众，事隔三天，又挑着担，到乡里放电影去了。

黄天琦并不是一个“无情”汉，他看到山村的教育不兴、教师不稳，为了本乡的孩子们，他每年都要拿出上千元来庆祝教师节，给优秀教师、学生发奖金。去年，他毅然把自己多年来的积累一万元捐献给教育事业，设立了“黄天琦教师奖励基金”。11年来，黄天琦捐献给文化教育事业数万元，而他自己家里还真拿不出一件值家的什物来。有人问黄天琦，你今后靠什么来支撑家庭和事业，他爽朗一笑：你们未见我家还有尊“神”吗？我办文化教育全靠我老伴经营的加工厂和小卖部，她就是我家的“活财神”。巧啊

一个“喜乐神”，一个“活财神”，十多年来在山区流传不少的佳话。

佳话一，看谁奉献大：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电力事业的发展，不少乡村也象城市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起来，可花园坪村因缺少资金购买变压设备，点的是麻油灯，无法照上电灯。黄天琦找来邻近群众商议，他主动拿出1000元，其他农民每人出资10元，集资购买变压器，很快使近邻的两个村见到了光明。黄天琦带头集资给村里通了电，为村民立了一大功，可水电是一家，有电而缺水，群众生活仍有很大不便。他老伴毫不示弱，花钱打井抽水，使附近农民用上了自来水，为村民立下了又一功。后来有人问到他们俩，到底谁的功劳大？他俩异口同声地说“群众自有公论。”

佳话二，我们来个“满堂红”：黄天琦家儿孙三代十多口人，在花园坪村可算是一个和睦之家。每逢春节期间，其他人都沿着习俗给儿“压岁”，而黄天琦夫妇却为儿媳评功摆好。老伴认为儿子勤劳守纪，应颁奖，老头觉得媳妇俭朴贤惠该戴花，最后争执不下，只好来个“满堂红”，人人都戴大红花。

佳话三，比翼竟双飞：辛勤的汗水、无私的奉献，终于赢得组织和人民的称赞。自1988年以来，黄天琦夫妇，一个被党组织评为“七一”优秀共产党员，一个被广大妇女评为“三八”红旗手。在张挂那一张张大红奖状时，黄天琦总想把自己得的奖状挂在前面。

.....

要把过去的故事都写下来，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及的。黄天琦确是一个向前看的人，认准了自然干。目前，他和他的家人又在编写一个新的动听的故事。

黄天琦的事迹在《人民日报》、《瞭望》、《四川日报》、原南充地区《文艺志》中刊载，在四川电视台、广安电视台播出。

乡农技干部的榜样——彭召木

彭 福 智

今年10月4日下午3时许，一辆北京牌旧吉普车旋风般地开到四川省岳池县医院大门口，几个人从车上钻出来，抬着一个病人急匆匆地跑进了医院急诊室，经医生诊断，病人已经无法抢救，因为，10多分钟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老彭啊，你不能走呀！团结乡人民需要你……”护送者扑在他的身上含着热泪声声地呼唤着……

这位老彭，紧闭着双眼、瘦骨嶙嶙、静静地躺在急救台上。他身上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和一条缀满补丁的绿色军裤，裤管儿扎到膝盖上，穿着一双烂胶鞋，裤子、鞋子上到处糊满稀泥。

围观的群众将他围了一圈又一圈，望着他的遗容，看见他的衣着，人们真不敢相信他是一位国家干部，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当干部的不会这么穷。他确实太穷了，去世后身上的遗物除了一块山城牌旧手表，竟身无分文。但，他也确实是岳池县团结乡的农技站站长。他叫彭召木，今年51岁。